

# 李登輝的選擇

● 張 作 錦

## 副總統不是一閒職

在每一個民主開放的社會裏，新聞記者都是法力無邊，政府任何想隱瞞的事，官場任何內幕，記者幾乎都能挖掘出來。美國水門案固如是也，英國國防大臣緋聞案固如是也，日本首相受賄案亦如是也。但是在解除戒嚴和開放報禁兩年後的台灣，中華民國的新聞界最近卻吃了李登輝總統的一個敗仗——直到最後也沒有人能肯定他提名的副總統是誰。

官方的說詞是，執政黨還沒有提名李氏為總統候選人之前，他自不便透露副總統候選人。果如是，則未接受總統候選人提名之前，他先「考慮」或「物色」副總統提名人選，算不算也是一種僭越？

實際的顧慮當然不是這個。真正的原因恐怕是爭取的人太多，而李氏也明知自己心目中的候選人未必能被普遍接受，提前公開，徒滋紛擾，不如臨時提出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強行過關。這一策略事後證明有效，但它所產生的後遺症，也是局外人事前都看到了的。

在絕大多數國家，聊備位位的副總統，不僅沒有實權，而且也沒事做。羅斯福總統在職時，他的辦公室裏有座水晶吊燈，不時搖曳作聲，羅氏會說要把它移到副總統辦公室，免得他「閒得打瞌睡」。那時的副總統是杜魯門，後來也當了

總統。

並不是每位副總統都有機會當總統，但是副總統的崇高地位本身已够吸引人，所以還有很多人爭著做，處理不好也會影響政局。我國第一屆總統選舉時，孫科和李宗仁競選副總統的紛擾大家記憶猶新，就是制度上軌道的美國，老謀深算的布希總統選了奎爾做副總統，也使美國朝野大譁。

## 擇人動機甄選程序

美國最有名的記者，紐約時報專欄作家雷斯頓月前退休，他在接受美聯社臨別訪問時，暢論時局、臧否人物。他說，美國獨立之初，只有四、五百萬人口，但是出了傑佛遜、佛蘭克林、漢彌爾頓、麥遜遜等人物，現在美國人口有二億四千萬，卻選了奎爾做副總統，言下頗有「是可做副總統孰不可做副總統」的唏噓。

李登輝先生提名的競選夥伴，論學養、經歷和人望，都不是奎爾可相提並論。如果外界還有「雜音」，除了政爭者的批評之外，一般無利害關係者的著眼點，還在於擇人的動機和甄選的程序。

雖然副總統是個閒差事，但總是「一人之下」的職位，而且萬一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，他就要統率全國，所以他的選擇標準是「同總統」的。依照這個標準，去找合適的人，這才是為國求

才；而不是先找了一個人，依照這個人的條件另造出一套標準，而「標準」之一卻是「沒有競選第九任總統的意願」，實在貽笑大方。還有人把這個「標準」到處為之宣揚，竟不知其貽笑大方。

## 國家置於個人之上

今年（民國七十九年）開年之後，東歐共黨國家紛紛「解放」，連俄共經過三天大辯論，也決定放棄一黨專政了。自俄國一九一七年革命以來，這真是開世紀性的變局，難怪最近世人的眼光都放在那個地區，而台灣所全神貫注的，似乎只有副總統這件事。

如果連共黨國家都要改了，則民主國家、或正邁步向民主的國家，誰還能再走回頭路？中華民國人民初嘗民主的滋味，在經過兩位強人的領導之後，也不希望再有強人，對於國家重要政務，譬如選擇副總統，大概是期望循民主公開的方式，而不是出於少數人的愛憎。

要把水晶吊燈搬到副總統辦公室的那位羅斯福總統，雖然時逢世界大戰，美國人民讓他幹了四任，但是他深自謙抑，還是把國家置於個人之上，他曾說：「美國的強盛是基於其基本信念，而不是在於任何個人。」

中華民國，恐怕也要走這樣的路吧！

（摘自聯合報）